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
大兴安岭林区景观。

# 兴安闻鹿语 北疆暮烟直

□文/摄 罗建云

小时候，学过一篇课文，叫《祖国多么广大》。时间悄然流逝了四十余载，我却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那篇课文：“大兴安岭，雪花还在飘舞；长江两岸，柳枝开始发芽；海南岛上，鲜花已经盛开。”那时年幼，尚不解文中深意。但“大兴安岭”这四个字，便如同一颗饱满的种子，悄然落进我的心田，从此生了根，发了芽，总盼着有朝一日，能亲自去看一看。

龙江玩转

## 草原的尽头遇见大森林


大兴安岭一头驯鹿在饮水。

坦白讲，因为工作关系，这些年四处奔波，自然去过黑龙江、内蒙古。只是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从未认真欣赏过大兴安岭的芳容，也不知道地理版图上的大兴安岭与历史长河里的大兴安岭有何区别，更不知道想象中的大兴安岭与现实中的大兴安岭有何差异。直至此番假期，为让孩子多学点地理、历史、生活知识，我才踏上去大兴安岭的旅程。

搭乘飞机在海拉尔着陆。不怕笑话，此前，我真不知道海拉尔这个地方。当飞机着陆后，我搜索资料，才知道海拉尔是一个市辖区，归属呼伦贝尔市。

走出机舱，映入眼帘的浅草、小树和矮房，与我想象的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景象相差甚远，更别说“古木参天、漫无边际”的茫茫林海。

只是，随着车辆往根河行进，草原慢慢在视野中消失，低矮、稀疏的灌木丛逐步增多，我方知道草原与林海的交界地带到了。加之天空不作美，灰蒙蒙的，活脱脱一副主人不待见客人的模样，阴沉、寡淡地板着面孔，叫人心里无端地生出几分失落。

继续往前走，天开始放晴，蓝蓝的天空飘着一朵朵洁白的云，好像苍穹漂浮着一只只肥美的羔羊、一头头膘壮的奶牛、一匹匹健硕的骏马，煞是令人喜爱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草原上有了牛马羊，天空就有了云朵；又许是天空先画出了云朵，大地便照着样子，生长出了这满坡的牛羊？要不，它们的神情怎会如此相似？

路的两边不时出现一片又一片茂密的树林，有松树，有白桦，有云杉，有柞树，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，高高低低，长长短短，大大小小，密密疏疏，或绿或黄，或白或黑，或明或暗，或隐或现，错落有致地生长在一起，形成一幅幅优美的画卷。直至此时，司机才轻轻告诉我们：“进入大兴安岭了，这是辽阔大兴安岭的组成部分。”

听闻此言，我来了兴致，知道祖国边疆的绿色屏障、朝思暮想的大兴安岭终于进入眼帘，与我近在咫尺，与我美丽邂逅。

## 森林知道所有秘密

驱车五小时，抵达根河。根河位于大兴安岭腹地，是一个县级市，人口不多，约11万，对一个边疆小城、林区小城来说，人口规模不小。夜已深沉，风中夹着雨滴，打在脸上，分明有几丝寒意。环顾四周，只见根河市区处处挺立着高大的树木，好似威武的士兵守卫着祖国的疆土，又像憨厚的百姓迎接远方的客人。

翌日清晨，从睡梦中醒来，只见一缕阳光从窗外照射到床前，柔柔的，好像一个妙龄女子坐在床沿，默默诉说大兴安岭的故事。窗外也传来“布噜布噜”“叽哩叽哩”“嘀噜嘀噜”的鸟叫声，常识告诉我，那是松鸡、柳莺、黄鹂等鸟在鸣叫，似乎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，在大兴安岭，鸟与人类是和谐共处的朋友。它们嬉戏，它们歌唱，用它们独特的语言迎接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想告诉我，大兴安岭是鸟与动物的天堂。

入住的酒店与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相距不远，自然要去探访一次，想知道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，古老的鄂温克人还会坚守驯鹿生活吗？他们的领地还保持原有风貌吗？沿着窄窄的木板路往前走，在树上看到木制的小屋，当地人称作靠老堡（又称格拉巴），离地面约三四米，圆木垒成，顶部盖着桦树皮，可以遮风挡雨防雪，用来存放粮食、肉干和猎物。旁边放着木梯，自由上下，从不上锁。鄂温克族大叔告诉我，靠老堡只是用来防熊、狼等野兽，不防人。在游猎迁徙的年代，不便带走的物资就存放在这里，过路的猎人断粮或遇险时，可以自行取用，不用归还。这是他们在山林互助的优良传统，也是鄂温克人真诚、善良的优秀品质。

小时候听说大兴安岭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榛蘑、毛尖蘑、羊肚菌等种类繁多的食用菌，有蓝莓、红豆、水葡萄等不计其数的野生果，还有红景天、手掌参、五味子等数不胜数的中药材。似是生活在大兴安岭，不愁吃，不愁喝，不愁生病，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完备的食物与药材保障。我悄悄问鄂温克族大叔：“是真的吗？”大叔指着路边的红果子，说那就是红豆；在树下拨开一片松针，几朵菌子浮现眼前；抚摸一片翠绿的叶片，他说可入药……我不敢再问，要不，方圆十米之内，大叔便能给我整出一部百科全书来，让我何以应对？

不知是受人惊扰，还是万物有灵，密林深处，竟悠然走出一头似马非马、似鹿非鹿、似驴非驴、似牛非牛的动物来，我以为它是“四不像”，但鄂温克族大叔告诉我，它是驯鹿。我家孩子伸手轻轻抚摸，它竟不躲、不避，温顺地陪他玩耍，好像老朋友见面，互诉思念。一同探访的老友问：“你家孩子怎么不怕驯鹿？感觉驯鹿竟能听懂他说话。”我说：“孩子英文名字叫Deer，就是小鹿的意思。”末了，补充一句，孩子性格温顺，为人善良，待人随和，与驯鹿性格近似。

我对驯鹿了解甚少，但著名作家迟子建有她的见解，觉得驯鹿身上既有马头的威武、鹿角的美丽，又有驴身的健壮和牛蹄的强劲。她说最喜欢白色的驯鹿，在她眼中那就是飘拂在大地上的云朵。而在我眼中，驯鹿是北欧神话里芙蕾雅的战车，是圣诞老人雪夜中的飞驰之翼，更是人类可以触碰灵魂的温顺知己。

在部落没有见到原始状态的鄂温克人进山狩猎，也未见到他们如何训练驯鹿，但听到了他们古老的民歌——《古佳耶》，曲调悠远苍凉，似是对森林家园的眷恋，也暗含游猎文明远去的感伤。套用范仲淹的话说：“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耶？”

## 大地、森林与铁血

此番目的地是祖国最北方——漠河，想去神州北极看看，聆听黑龙江的水声，近观神奇的极光，还想看看一百多年前失去的疆土。

从海拉尔到根河，从漠河到北极村，全程超700公里，横跨内蒙古和黑龙江两个省（区）。往漠河走，发现公路两旁的森林愈发茂密、愈发粗壮，与初见大兴安岭时的树木产生强烈对比。而脚下的泥土是黑色的，分明十分肥沃。

抵达北极村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去七星广场，站在巨型指北针前眺望北方，望见江对岸离我们的国土并不遥远，流淌的黑龙江似乎不是狂欢，而是低声呜咽……当我仰望北极哨所，看见五星红旗下那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面庞，心头的阴云才被那凛冽的江风与浩然的正气渐渐吹散。

夜幕徐徐降临，越来越多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聚集在北极广场、七星广场、北字广场、爱情广场，让祖国最北方的村庄变成繁华都市，人潮汹涌，热闹非凡。嘹亮的歌声在浩瀚的上空久久回荡，在茂密的大兴安岭阵阵回响，用文明与友善的声音向世界传递着一个信念：我们可以把大兴安岭建设得更加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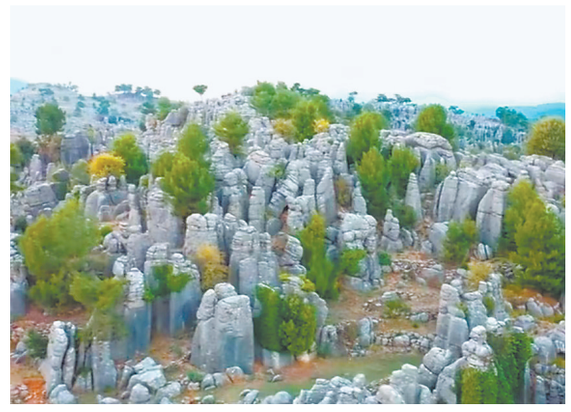
穿过草原，越过林海，走了750公里，以为大兴安岭已经到尽头。再查资料，发现大兴安岭北起漠河黑龙江边，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，全长约1400公里，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，比一个陕西省加上北京、天津、上海三个直辖市的面积总和还要大，土地肥沃，树木茂盛，物种繁多，城市秀美，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，赶来目睹这边疆的繁荣呢？

大兴安岭美在何处？我想，美在大地，美在森林，美在天空，美在祖祖辈辈在此耕耘的老百姓和守卫的人民子弟兵，用勤劳智慧开发边疆，用忠诚铁血守卫国土，这便是我们美丽的大兴安岭。

雕刻岁月

# 汤旺河石林素描

□文/摄 张多奎


汤旺河石林。

汤旺河，满语意为“充满阳光的河”。两岸保留着数百年的红松与亿万年风化的奇石。深秋，游人沿河漫步，看清流静淌，倒影里是形态各异的奇石、漫山红枫，以及四季常青的红松。

入园不远，见两名壮汉抡动木杵，在木窝中捶捣，初看像朝鲜族打糕。问过才知，是在做蓝莓糕。游客可免费品尝一块，酸甜适口。

秋风中，我手捧蓝莓糕，吃上一口，顿觉神清气爽。

来到高大的红松树下，仰头观望那几十米高的树干，仿佛那就是一支刺破青天的长矛！树冠却收束在三十米以上的高空。

而我站在高大的红松树下，用双臂试着丈量红松的树干，还不到三分之一呢。用手抚摸着粗糙的树皮，看着上面布满红色的裂纹、一片片的树鳞、一道道深而粗壮的纹理，偶尔有像陀螺一样的松塔从树冠坠落，“啪”地一声闷响，砸在岩石上，翘起的鳞片瞬间炸开，里面油亮的松子四处飞溅。想来这红松年代久远，当见过清代驿路上的蹄痕，也听过抗联战士枪击敌寇的回响。

树冠如盖，层层枝丫伸向四周。秋风过处，松涛低沉，似在吟唱，向山野诉说着年轮里藏着的春雷、夏蝉、秋霜与冬雪。

伊春，位于小兴安岭南坡腹地、汤旺河中上游，是亚洲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所在地，也是国家AAAAA级景区。

秋天的汤旺河景象色彩斑斓：秋风吹得白桦树的叶子变成了金黄色，一串串叶子随风摆动着，就如同一个个香水梨挂在枝头；柞树的叶子被秋风吹得变成了褐色，只有红松的针叶，任凭秋风怎么吹，还是那么翠绿。

石上遍生青苔。一小女孩问母亲何物，母亲笑答：“这是青苔，春夏生长，秋冬便停了。”女孩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接下来坐观光车来到了南区，看到了“一线天”奇石景观。“一线天”的形成是两座山峰中间仅容一线天光，最窄的地方不足半米，这就是“一线天”。

有游客叹：“胖人想过，非收腹不可！”听了游客的感言，倒让我来了兴趣，赶紧去排队。轮到我时，按照之前游客说的那样：提气，收紧腹部，侧身往里挪。刚开始还行，越往里走越难！特别是到了只有三十五厘米宽的地方，就得前一只脚慢慢往前挪，后一只脚使劲往前蹬！终于走过了“一线天”！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！

体验了过“一线天”的感觉，来到了奇石“回音壁”前。要说这“回音壁”还真的奇特！一个人站在一侧小声说话，尽管凉爽的秋风呼呼地吹着，对面还是能听到说话的内容。

此时，我正好奇地观看着，一名中年妇女来到我近前：“大哥，我想和你搭档，你在这一侧，我去那一侧。你说话我听，我再说话你听，可以吗？”我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可以！”

女士去了另一侧。要说这“回音壁”真的神奇！用最小的声音说话，对方都能听得见。

要说这里的红松树生长能力真强！竟然能生长在一排排天然石柱子间，而更为奇特的是还能生长在岩石缝里——树根子钻进石头里，有的还露在外面顽强地生长着！红松傲视着顽石，秋风中巍然不动！在秋风吹拂着绚丽多彩的五花山中，显得尤为壮观！

观看了汤旺河两岸秋季的景色：“一线天”“回音壁”、红松、石海、石壁，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杰作。每一棵红松、每一块奇石，在阵阵秋风的吹拂下，都蕴含着坚韧、顽强的生命力！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北国风专栏

风物

# 云水秘境 南瓮河

□文/摄 刘万明


南瓮河湿地景观。

若说大兴安岭是苍天遗落在北国的翡翠屏障，松岭区境内的南瓮河湿地便是屏障深处一首流动的诗。南瓮河湿地水系是嫩江源头，保存着寒温带完整的原生态样貌。河汊迂回，湖沼棋布，林木散立在草甸碧水之间，晨雾暮霞往复轮回，春草、夏雾、秋水、寒雪各成意境，是大兴安岭腹地不曾被俗世惊扰的自然净土。

古人云：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湿地素有“地球之肾”的美誉，南瓮河便是北疆大地一枚鲜活的肾叶。千万年地质演变与水系冲刷，塑造了这片错综复杂的湿地地貌。蜿蜒的南瓮河如同柔韧的银带，在广袤的林草之间百转千回，分出无数支汊，交织成疏密有致的水网。浅沼、湖泊、溪流、草甸、岛状林错落相依，没有人工堤岸切割水道，没有楼台侵占滩涂，一切顺从自然原本的秩序。丰水时节，河水漫上草甸，碧草半浸清波，成片的落叶松林、白桦林立于水中，宛如天然写意画卷；枯水之期，绿草显露，苔草与沼柳绵延向远山，水道曲曲折折通向林海深处，天然而成狂草之“龙”，蜿蜒灵动；又似写意之画，在风吹动间时隐时现。

站在观光塔极目远眺，最动人的莫过于南瓮河的晨曦。黎明天光破晓，浓雾自水面缓缓升腾，漫过河道，笼罩草甸。乳白色薄雾轻柔流动，将远处森林晕染成淡墨轮廓，孤立的树丛浮于映着云海的水面上，虚实交错，恍若仙境。此时大地尚在沉睡，唯有南瓮河水静静流淌，偶有水鸟掠过水面，惊碎一缕雾气。待到朝阳冲破东方林莽，金辉穿透层叠云霭，霞光铺洒水面，粼粼波光染成暖橙色。王勃笔下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景致，不必远赴江南，在北疆湿地清晨便可相逢。晨雾渐渐消散，水草舒展茎叶，沉睡的生灵缓缓苏醒，天地间褪去朦胧面纱，露出蓬勃鲜活的容颜。

暮色降临，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夕阳垂落在林海尽头，长空铺展橘红与粉紫交融的云霞，水面尽数收纳天际光影，水天浑然一色。偶有一轮淡月早早悬于天穹，落日与新月同框，上演“日月同辉照乾坤”的浪漫。王维诗云：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夜间驻足南瓮河，便能体悟到这般清幽。晚风掠过草甸，送来草木湿润的气息，溪流叮咚，虫鸟低鸣，林海静穆，俗世杂念皆被这片云水涤荡干净。

南瓮河最珍贵之处，在于未经人类雕琢的原生态。广袤湿地是无数生灵栖息的家园。浅水中游弋着冷水鱼群，水面野鸭结伴漫游，东方白鹳静立水边，等待游鱼。茂密灌木丛与岛状林中，狍子悄然穿行，猛禽盘旋天际，湿地标牌上标注的灰背隼，正振翅御风，自在翱翔。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开发，人类只是遥远的旁观者。草木自由荣枯，水系自然涨落，鸟兽遵循古老的节律繁衍迁徙。没有喧嚣的游船划破水面，没有密集的人群惊扰鸟兽，万物依照自然法则共生共存。《中庸》有言：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”南瓮河湿地，正是这句话的生动现实范本。

行走在湿地栈道上，俯身细看，便能察觉到细微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。苔草层层叠叠，年年枯荣，腐烂的草木慢慢沉淀，化作泥炭，涵养水源，净化水土，千万年默默维系生态平衡。白桦临水而立，根系扎在湿润沼泽之中，迎风挺立；一簇簇野花开在草甸之间，无人欣赏，依旧肆意盛放。天地不言，却孕育万千生机。常有人追寻远方风景，执着于名山大川，却忽略了湿地独有的沉静力量。高山让人仰望敬畏，江海令人心生澎湃，而湿地教会人温柔与包容。它接纳、消融雨雪，滋养草木生灵，以柔软的水土，撑起一方完整的生态系统。

很多旅人奔赴大兴安岭，一心寻访莽莽林海，却常常错过藏在林海深处的南瓮河。大兴安岭的森林是骨骼，南瓮河湿地便是流淌的血脉。若无这片湿地涵养水源，嫩江源头便失去根基，下游千里沃野也将失去滋养。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，自古引人深思。古人敬畏山川，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，顺应自然节律；如今我们守护南瓮河湿地，亦是延续古老的生态智慧。设立保护区，守住嫩江源头这片净土，不仅守护一汪碧水，更是守护万千生灵与人类共同的家园。

风起南瓮河，草木皆低吟；水随山势起，云影共徘徊。登高远望，河道蜿蜒如大地镌刻的纹路，岛林错落如天地点染的丹青。薄雾漫过草甸，霞光浸染长河，四季流转，风光常新。

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。”站在南瓮河观光塔上，很容易读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的心境。放眼望去，长空辽阔，云水相依，生灵自在栖息，天地从容安然。在节奏匆忙的尘世，我们总被琐事裹挟，内心浮躁难安。可当面对这片浩渺湿地，看流水不急不缓，晨雾聚散随缘，心中的焦虑便会慢慢平息。仰观天地，见万物之美。

暮色渐深，晚风穿过树林，送来淡淡的草木清香。落日沉入林海，天际云霞慢慢褪去光彩，淡淡的雾气再次从水面升腾，缓缓笼罩整片湿地。宁静的月色下，草甸间的流水婉转轻妙，草甸深处时有狍子闷声鸣叫。这片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南瓮河湿地，如同被时光珍藏的秘境，不问世事，静默存在。

愿我们常怀敬畏之心，守护这片嫩江源头的碧水泽国，让河汊永远迂回，云雾永远升腾，飞鸟自由栖息，让大兴安岭这方云水秘境，生机永续。